國立台北大學社會學系《社會研究方法 • 小組期末報告》

2019 年 09 月

探討大學生對於校園自治的活動參與—以國立台北大學為例

林芸品、朱書慧、馮迺荃、吳沂珊、李敏柔、林吟潔、馬婉瑄、王若馨

摘要

社團人數過低、學生代表投票率下降、系學會正副會長補選事件…等，反應的是「參與率低落」的問題，而本研究欲探討參與度上的變化趨勢、參與的誘因及阻力、參與程度變化的背景因素。從分析中發現，收費狀況、活動性質、人際關係，以及學會在功能性及結構性上的轉變，都是影響參與率的因素，期待學會能夠透過反思及回饋突破當今困境。

◎ 如需引用，格式如下：

林芸品、朱書慧、馮迺荃、吳沂珊、李敏柔、林吟潔、馬婉瑄、王若馨 (2019) 探討大學生對於校園自治的活動參與—以國立台北大學為例。國立台北大學社會學系《三鶯人文社會資料庫》。

一、研究動機

今年本系系學會正副會長選舉，經歷了推不出正副會長候選人、二次補選時推出候選人卻未達投票率門檻、終於在三次補選後才產生新一屆系學會正副會長，而一系列的延宕導致了系上學生的種種不便，再加上去年度多個校內活動因參與人數過少而停止舉辦，另外本組也觀察到，學校某些社團的招募人數不足，甚至連本年度校際學生代表都有投票率偏低的問題。因此，本組想了解是甚麼因素導致又或者加速了活動參與率低落的現象，更進一步以大學校園中活動參與低落的主要因素，宏觀的來探討當今社會變遷對於活動參與率的可能的變化原因。

二、研究目的

基於上述之現象，本組所欲研究之目的包括：

（一） 探討近年來臺北大學學生在系學會及學生會等自治活動參與度上之變化趨勢。

（二） 探討北大學生在自治活動參與上之誘因及阻礙因素。

（三） 研究造成自治活動參與程度變化的背景原因。

三、文獻回顧

（一）自治之歷史脈絡

所謂自治，是指學生本於自己所組織的團體，處理關係其學習與生活等事務。而自治組織大管理的一部分，不只是侷限地處理自我的事物，而拓展到一種團體意識形成機制利用此機制維護學生權利及參與校務，該機制實現了憲法所闡述的學生基本權利（許育典、朱朝煌，2003）並以全體的名義，對外交涉並爭取權益。換言之，就是學生自己組織一個代表全體的團體，處理學生之間的事務，並對學校或校外爭取權益。而在這樣的意義之下，所具體地呈現學生團體，即稱為「學生會」。

近年來，有利於民主發展的社團參與所蘊含的信任規範和來回交換互惠性的網絡社會資本正在下降，導致民眾社團參與呈現下降的趨勢。其中，我們以大學生組成的自治組織來當成觀察對象，並且用大學法修法歷程來看，可以粗略分為三個時期：1993 年以前、1994-2004、2005 至今（吳律德，2015）。

（1）1993 年以前：大學法內未有任何有關自治的條文

國共內戰後失利的國民黨，為了能穩固中華民國政府在台灣的統治，甚至進一步反攻大陸，必須著手進行國民黨的改造。在這樣的背景下，改造後的國民黨透過 1950 年代成立的知識青年黨部以及中國青年反共救國團（簡稱救國團）來加以整備和訓練青年。

救國團的活動內容主要以軍訓教育、寒暑假青年營隊、愛國教育為主。在軍訓教育上，蔣介石原本是在軍事性的考量下，於 1951 年將學校軍訓交由國防部負責規劃辦理，使軍訓成為建立後備兵員制度的一環，不過後來的軍訓主導權由國防部轉移至救國團身上。學校軍訓由救國團辦理後改以組訓青年為目標，內容不外乎是政治性的精神訓練（愛國教育）和生活教育為主，是救國團再 1950 年代控制學校的主要方法。寒暑假營隊方面，皆有愛國教育的課程，使得營隊成為救國團在校外推動政治社會化的重要活動。1950 年代的營隊以訓練救國團的學生幹部為主，也有戰鬥性和服務性的活動；到了 1960 年代後，在就有的基礎上又加上了學術性、技能性、育樂性的營隊，使得青年戰鬥訓練在內容上走向了多元化。愛國教育除了透過上述兩種方法來實施， 也透過文教宣傳、大型活動等方式來推動，使得愛國教育中的主義、國家、榮譽等觀念灌輸在青年學生中。1960 年代後因為「團務革新」的改革，使其在組織架構上改變以及不再以主辦軍事教育，而以辦理寒暑假營隊、學生社團活動為主，表面上降低政治性和軍事性的色彩。（張以牧，2011）

白色恐怖時期，校園內出現的學生的心聲頂多是以中華民族主義為出發點，像是 1970 年代保釣運動、退出聯合國等爭取國際地位的活動，但這樣一股學生團結力量， 卻也立刻被蔣經國的「中國青年救國團」轉化到娛樂活動與社會服

務上，例如學生活動中心、各式服務隊或服務性社團，缺少對周遭政治環境的改造動力。不過物極必反，壓抑總有爆發的時候，1982 年開始的台大爭普選事件（黨外運動剛起步，第一次學自主導校園民主運動）、1985 年五一一台大學生日，以及 1986 年李文忠事件等，都是校園學生組織累積能量、實踐行動、反饋增補的系統歷程。

解嚴後，沒有了政府的干預和壓抑，讓政治場域突然沒有了束縛，而校園民主也因此出現曙光，例如 1988 年台大代聯會改制成學生會、首屆學生會長普選。1990 年野百合學運中的組織，許多也承襲 1980 年代產生於各校的學生團體能量，學生運動在政治改革上取得以前所見不到的成果，使國家控制及威權陰影逐步抽離校園。1991 年開始的大學法改革運動，讓大學獲得大學自治的權利，學生與教授共同努力讓黨國離開校園，卻也因為校園內突然的「政治真空」，勢必有另一股權力填補，間接導致後續 「教授治校」的出現。

（2）1994-2004 年

經歷了校園民主的浪潮以後，「自治」正式被列入大學法內，但由於其定義不清，所以對當時的自治團體在校內生存相當不利，而當時文獻主要也停留在論述學生權利的伸張相關，尤其著重在維護學生權利的申訴制度，以落實校園的民主精神與法治理念。

（3）2005 年以後到現今

2005 年 10 月，教育部召開了全國自治發展會議，將大學法中的自治重新修定為現今的條文，從此以後自治開始興盛，其中有三大重要變革：根據大學法第 33 條第 1 項，學生有法律保障的校務參與權、同條第 2 項，使得大學的自治組織的權利獲得法律依據、同條第 3 項，確立大學學生的申訴制度，大法官更在 2010 年提出釋字 684 號，明確表示大學應許權利受侵害之學生提起行政爭訟，使其申訴得到保障。

有了大學法背書和生由學風的發展，理當應該大鳴大放的學生自治，為什麼好像節節敗退，參與公共議題及組織的學生年年減少，出現了學生會選舉重選、

系學會會長投票率沒有達到門檻等事件，甚至還有陸生而非本地生站出來角逐自治組織的幹部（李侑珊，2015）。以學生的角度來看，年級、學校類型、修課經驗都會影響大學生學生權利意識，且性別和公共參與經驗也會影響學生的權利意識（林家範，2018）。而自治組織的主軸本應為「涉及學生權益與福利促進、自治法規、自治組織人員與服務、自治組織財務及公物管理、自治組織自主活動之一切範疇事項。」但據前面所述，近年來許多大學學生組織的參與人數的減少，探討的公共議題也愈來愈少學生關心，反而學生所期望的自治組織，是可以邀請藝人來舉辦演唱會、規劃迎新活動及各種大型團康活動的主辦單位，而學生自我治理的核心已經被團康性質所模糊（王明賜，2013）。學生素質下降、社會需求不同、現實壓力增大、學校服務提升、參與管道多元，也讓學生參與學生會或校內公共事務意願下降（劉典倡，2010）。

現在越來越多的學生不喜歡參與集體活動，不過對於公民參與等議題都抱持著正面的看法。如果有參加活動，學生傾向加入與自己相近生活型態的場域：班級參與態度最高、學校參與態度次之、社會參與態度相對最低（孫建文，2008）。

（二）學生會／系學會

（1）自治活動的康樂化起源：

若要回溯至組織康樂化的成熟，首先要提到的便是救國團。最早在 1938 年中日戰爭下的背景由蔣介石組織三民主義青年團（簡稱三青團）的構想，以其個人名義與三民主義為號召的青年團，對外是為了統一青年運動和青年組織，對內則是為挽救國民黨之危機，以復興黨權為目的（李泰翰，2014）。

1989 年 8 月 28 日，依據人民團體法向內政部及臺北地方法院申請，登記為「教育性、服務性與公益性之社團法人」，並於 2000 年由「中國青年反共救國團」更名為「中國青年救國團」（簡稱救國團），如今算是國內具規模且代表性的休閒服務組織。

而青年育樂活動的名稱也不斷變動著，從 1950 年的「青年戰鬥訓練活動」、1961 年的「暑期青年訓練活動」、1962 年的「青年活動」、1963 年的「青年訓練活動」到 1964 年的「青年育樂活動」，1971 年中華民國退出聯合國，遂於隔年更名為「青年生強活動」。隨著臺灣經濟起飛，休閒的觀念也逐漸成熟，2000 年時更名為「假期青少年休閒活動」（鄭惠芬，2009）。

「青年戰鬥訓練活動」時期（1950）主要訴求為「反共抗俄、復興建國」；「青年訓練活動」時期（1961-1963）以「為了適應各民主生由國家青年訓練活動的潮流」為目標，強調的是青年自己設計、自己領導的理念，著重對青年之訓練、革新、動員、戰鬥，為達到最終目的「反共復國」;「青年育樂活動」時期（1964）臺灣在國際上尚保有一定地位，且經濟發展日趨穩定，當時的氣氛環繞在中華文化復興，在推動恢復固有文化的同時也鼓勵青年求新，為國家貢獻心力；「青年生強活動」時期（1971）臺灣在外交上面臨種種困境，日本、美國相繼與我國斷交，對青年的要求是以國 家認同為思想教育並一同締造祥和社會（陳耀宏、蔡禎雄，1993）。

從上文可知康樂輔導活動的起源與「中國青年救國團」有密切的關係，救國團舉辦的青年育樂活動都是幫助康輔推展的重要活動，而舉辦給大學生的大專青年康樂輔導人員研習會主要是以訓練帶領假期活動的領導人員，並與參與教師康樂輔導人員研習會的學校教師互相區別，而教師主要研習目的為將康輔融入教學之中，希望透過輕鬆活潑的教學技巧，讓原本枯燥的課程，透過康樂輔導技能，提昇學生的學習意願和改變學生的學習態度，讓學生能夠快樂學習。

童子軍也是康輔活動發展的重要因素之一，而中國第一個童軍團於 1912 年成立，並於 1937 年成為世界童軍組織的一員，與各國童軍開始互相交流，並將國外的童軍發展概念帶入台灣校園中，而因缺乏專業師資，救國團開始舉辦康樂輔導人員研習， 並於各縣市協助成立康輔社、康聯會來推展康樂輔導活動。（鄭惠芬，2009 ）

（2）系學會的起源

大學基層自治團體，各系通常有一個屬於自己的系學會。系學會主辦各種學生活動和處理部分的學生事務，如向系辦協調硬體設備、空間分配甚至是課程方向， 作為學生與校方溝通的橋樑，或協助各系辦公室的學生工作，可以說是「自治」的起點，但積極籌辦各式活動，凝聚同學的認同卻成為當今系學會運作的顯學。

（3）學生會、系學會從自治到康樂化

學生會、系學會皆是大學校內很重要自治團體，而這些自治團體現在正面臨很大的危機：越來越少人參與相關活動和活動康樂化。我們可以從各個角度來推敲原因（施漢陽，2016）：

- 無突破性政見跟間斷經營：政見空泛、一年更換一次人員的組織無法累積所經營的議題。而因為時間上的限制，自治組織所能做出來最大又快速的「政績」就是透過辦娛樂活動。
- 短缺的公共參與關係：學生會的公共關係絕對不僅止於替活動拉贊助，應當要更著重在對校內、校外公共關係的經營上。尤其學生會的努力，如果無法進行適當的宣傳，沒有讓學生們了解學生會的「施政情形」，而造成資訊不對等…等誤會。
- 資訊傳播的快速：由於網路科技的迅速發展，網際網路已經成為一般人平日接收與傳遞訊息最 常利用的傳播媒介。隨著通訊的普及，決大部分的學生每天都會使用到網路，但也因為學生經常透過網路發言、分享心情，甚至傳播文章、影片，有時候可能會因為表達不當而引起風波。網路的言論特性可以分為：非即時性、多樣性、匿名性和跨界性，這些特性可以讓人在發言時比較有安全感。以匿名性來說，一般人不必過於擔心發表言論的社會排斥效應，因此也讓許多網路使用者能夠表露自己不為人知的一面，隨之而來常有不當的言論及霸凌產生。若學生會在面對媒體發言時未查證清楚、或未考量仔細，則容易被反向操作，惹得一身腥，造成與學校、同學間的更多誤會。

如果新生或是非內部的人看到一些負面訊息，就會比較排斥加入這些團體。（謝紫菱，2016）自治活動好像發展到一個瓶頸，因而讓這些制度下的缺點像雪球一樣越滾越大。而自治所面對的矛盾也逐漸明顯：面對校外的時候，好像能代表大部分學生發言，面對校內時卻總是收不到會費、超過門檻一點點的投票率，且也只能辦些娛樂活動自娛娛樂，跟自治組織原本的目標：爭取學生權益無關。

除了以上這些制度性的理由讓公共參與的學生變少，甚至讓自治組織走向社團化，也可以從人際方面的角度可以來探討：自治組織最常被批評的理由，就是小圈圈內的自我感覺良好（易俊宏，2013）。活動時可能遇到的狀況就是，都是主辦方在自我娛樂，而沒有顧及到其他的參與者。在越來越注重個人感受的社會，如果無法從一個組織中得到歸屬感，那之後的互動狀況也不會太理想。

財務不透明的部分也是自治組織常常為人所詬病的理由，學生會和系學會都是透過收去費用來維持營運，但是近年來由於網路聲浪的關係，越來越多人在繳費以前會去思考繳的錢有沒有回本，甚至認為系學會如果沒有能力好好運用這筆錢，那就不需要去當冤大頭。舉系學會費為例子，對於初入大學的新生，系學會常常是他們第一個接觸的團體，而大多數系學會都會積極地鼓勵新生參與活動，並且繳交會費作為團體辦活動的基金。然而，收會費的時點通常都是在暑假或是開學初期，新生很難以生身之力去判斷費會是否划算，可能在過完一個學期之後才發現系學會辦的活動並不吸引自己。繳系學會費變得有點像是「推銷員與客戶」的關係，新生往往處於資訊不對等的位置，不清楚在「收錢辦活動」的運作模式下，收費的正當性、資源分配的合理性。由於資訊不足，新生就會傾向「上網查資料」，而近幾年來批評系學會的文章和新聞都很多，因此對於這種資訊不對等而造成的隔閡其實對新生和系學會都不利。（陳磐揚、蔡亦凡，2015）

自治的定位經常在同學的期待中擺盪，到底要偏向社團，將各式活動做為回饋同學的方式，還是要回到「自治」的本質，以爭取學生權益為依歸？而如果讓

讓自治的公共性得以回歸到全校學生，落實組織的公共服務本質、校園中的對話空間與參與文化，並且透過校園審議（審議民主強調受政策影響的人，都能將經驗影響回饋到政策本身）來重新強調自治的依歸，說不定就可以改善自治組織現今遇到的困難（易俊宏，2013）。學生對自治組織的滿意度也會影響繳交學生會費其意願高低，並也正向的影響，亦能影響已拗教會費的意願（宋筧欽，2017）。另外，學校所提供的資源對於自治組織來說也是非常中要的一環，大學的輔導單位如果沒有好好的跟學生會等組織做連結，很容易去限制組織的權力，導致他們在自治方面無法有更多的突破（吳律德，2015）。相反的，如果學校適當的介入並輔導學生經營自治組織，不但可以解決任期限制導致政策很難延續的問題，也可以建立制度好讓傳承經驗更精確（楊芬茹，2011）。

（三）國立臺北大學

（1）國立臺北大學改制背景

國立臺北大學創校一開始為 1949 年 11 月成立之臺灣省立地方行政專科學校。目的為協助追隨政府來臺之大專失學青年，完成未竟學業，及培育臺灣省實施地方自治所需之各級地方行政幹部；1955 年 7 月，行政專校與成立於 1950 年春的行政專修班合併，改制為臺灣省立法商學院。1955 年 11 月起奉准成立夜間部，為我國第一所開設夜間部的大專院校。1961 年 7 月，臺灣省立法商學院與設於臺中市之臺灣省立農學院合併為臺灣省立中興大學；1971 年 7 月，臺灣省立中興大學改制為國立中興大學，改歸教育部管轄。

中興大學成立後，因法商學院始終位於臺北市，仍維持原省立法商學院之編制與行政體系，人事、經費預算與臺中校本部皆分別編列。法商學院與臺北進修部(夜間部)受限於校地狹隘、發展不易。經師生開會與校友協助規劃，於 1989 年獲教育部同意國立中興大學法商學院研擬遷校臺北縣三峽鎮新校區計劃，並於 1992 年奉行政院核准國立臺北大學發展計劃。籌備處於 1993 年 2 月 5 日奉准設

立，至 2000 年 2 月 1 日正式改制國立臺北大學。從行政專校迄今各階段各學制畢業學生，均為國立臺北大學校友。

（2）國立臺北大學遷校過程

臺北大學成立後即展開遷移三峽校區過程：2000 年借用三峽國中教室上課，2001 年人文大樓啟用、2002 年 3 棟宿舍完成、2003 年商學大樓落成、2005 年行政大樓完工各行政單位遷至三峽、2007 年社會科學大樓開始使用，2009 年法學大樓、公共事務大樓 以及通過國際二級認證標準的運動場暨地下停車場工程同時完成，圖書資訊大樓於 2013 年 11 月啟用。綜合體育館暨活動中心於 2016 年 5 月 20 日動工，預計 2018 年 8 月完工；音律電機資訊大樓於 2017 年 3 月 20 日動工，預計 2019 年 6 月完工；簡易多功能場館於 2017 年 9 月 6 日動工，預計 2018 年 9 月完工；二期學生宿舍刻正進行工程發包作業中。

整體來說，國立臺北大學在臺北校區時期校地分散、在三峽校區時期校舍建設緩慢。客觀而言，校地分散所形成的「距離」容易使人員之間產生隔閡感，甚至可能導致疏離的現象，復因校地區域小，缺少大學應有的空間格局，活動範圍受限，加上系所授課教室的調配問題，使師生頻繁游移於三處校區的結果，無形中降低了成員在特定校區停留的頻率，以及對國立臺北大學「校園」的認同感。（侯勤貞，2012）

此外，組織的結構會影響在組織中人的行為或態度。在大學校園中不論是教室、學生活動中心、宿舍，都會顯現組織系統的特質， 每一場所都有其特定的目的， 並透過團體的計劃或指導原則、資源分配、權責劃分等組織的型態，以形成使用各種設施， 維護或改變這些場所的決定。（黃玉，2003）因此，校區遷移至三峽地區後，校園內硬體建設工程趨緩，各學院及大樓建設時間間隔過大，生 2001 年第一棟人文學院落成，時至今日 2018 年，音律電機資訊大樓尚處於興建階段，這樣的組織環境將可能造成校內學生對於校園認同感低落，也可能在資源及場地分配上對社團活動、自治活動產生劇烈影響。

（3）國立臺北大學在學學生現狀

根據國立臺北大學 107 學年度上學期在學人數調查，目前全校共有 7349 位學生，其中大學部 5822 人、碩士班 1330 人、博士班 197 人，然三峽校區內宿舍床位長期不足（3 棟宿舍，共 1054 床），因此校內學生多以通勤及校外賃居為主要模式。大學教育若能興建良好物理環境的學生宿舍，營造優資的學習氛圍輔導、規劃學生下課後的活動， 經由計畫性設計、規劃，增進學生的成長與發展，以達成學校的教育目標（周富美，2003）。根據相關研究，不同居住類型學生在自我概念、重要課外校園經驗與心理社會發展上具有顯著差異：住學校宿舍的學生參與社團的頻率顯著高於校外租屋和與 家人同住兩組；同時，校外租屋學生參與社團頻率，亦顯著高於與家人同住的學生（陳淑瓊，2007）。然而北大校內宿舍不足、學生多來生北部區域並通勤上下學，這樣的背景因素將可能對學生參與校園自治團體之意願產生劇烈影響。

四、研究方法

為了了解台北大學學生的參與校內活動的情形及變遷，本組事先查找全校各系近一至三年的活動參與率的資料，也從各系初步訪談一名對此議題有興趣和了解的學生，再將初次訪談的內容彙整並選出幾個較具有特殊性及高度有比較落差的科系作為深入訪談的目標，特殊性比如某系歷年來高度參與其系上學長姐所創辦的社團，造成系上學生重心多偏向社團，又或是某系系學會結構高度組織化等；比較落差像是系上人口基數的多寡、系上學生對系所的認同感高低等。而此次質性訪談將受訪對象設定為兩種，一種是曾參與過學生自治團體者，另一種則是非學生自治團體成員(社團除外)但對系上活動有一定瞭解者，藉此更全面的了解學生參與校內事物的狀況。

再經過資料彙整和質化分析後，觀察其研究結果是否有回應本組的提出的研究問題，針對某些顯著的差異做更進一步的探討，並提出本組對研究結果呈

現的學生校內活動參與率的看法及見解。

(1) 訪談綱架設計

此次研究訪談我們採半結構式的訪談法，並針對訪談者身分的不同使用不同的訪談綱架，分為有參與過系學會及未參加過系學會兩種訪綱的設計，而訪綱皆分為個人資訊、個人經驗以及對學會的評價和態度，然而前者的訪談內容會偏重在受訪者系學會的經驗談和相關資訊的提供，而後者的訪談內容則是偏重在受訪者參與活動與否的經驗和個人因素和對於系上活動的評價和態度。透過上述訪綱的設計希望能從受訪者提供的資料中，再經過統整和歸納分析的結果去回應我們的研究問題。訪綱和受訪者資料整理請見文末附件。

(2) 實際操作流程

本組將訪談時間設定為三十到四十分鐘，訪談方式採一對一模式，希望在訪談的過程中可以得到一定的資訊量，並利用我們設定好的訪綱去做有系統化的訪談，因此訪談對象的不同會有太大的訪問差異，其中我們再訪談最後提供了補充資訊及內容的部分，能讓受訪者可以更進一步地去談論他們認為有趣或重要的，也能使我們獲取到更多元的資料。另外，本組也在訪談過程中在受訪者同意下進行錄音及逐字稿的撰寫，以便之後資料統整時所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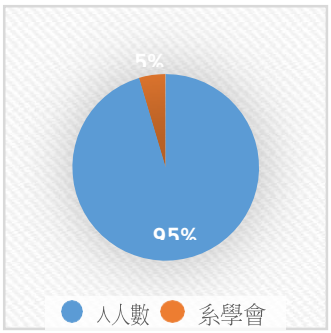
五、臺北大學學生、系學會概況

目前臺北大學總學生人數（三峽校區，不含進修部）為7319人（學士班5822人、碩士班1330人、博士班197人），但三峽校區宿舍床位長期不足，目前只有1054床，導　致大多數北部學生必須通勤。因為宿舍會優先將床位讓給非北部學生抽籤入住，北部學生抽籤排序較後，最後實際上抽得到宿舍的北部學生也相當少。這迫使北部學生除非生行賃居，否則多數都會選擇通

勤。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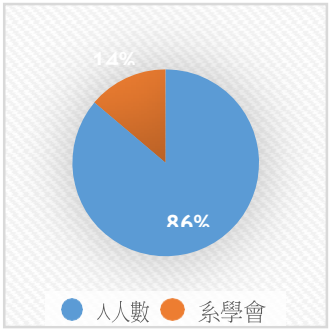
本組也針對所訪談系所的學生人數、系學會概況做大致上的介紹：

A系：今年學生人數約542人，參與系學會的人數約25人，而每年主要舉辦的活動　　上學期有歐趴茶會、制服日、系烤、系卡、聖誕趴 ；下學期則是有A系週、之夜、金頭腦。



A 系系學會與學生人數比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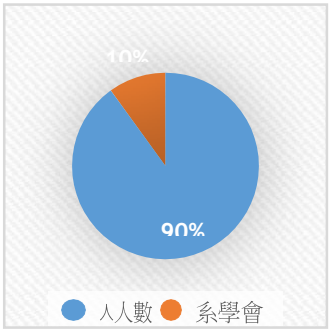
B系：今年學生人數約188人，參與系學會的人數約26人，而每年主要舉辦的活動　有迎新餐會、宿營、系烤、逃走中、歲末、金頭腦、B系週、之夜、班際盃、畢業送舊。



B 系系學會與學生人數比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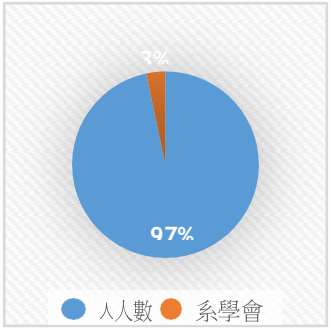
C系：今年學生人數約148人，參與系學會的人數約?人，而每年主要舉辦的活動有系烤、系卡、魁地奇、大胃王、闖關活動、宿營。

D系：今年學生人數約500人，參與系學會的人數約50人，而每年主要舉辦的活動　有講座、企業參訪、迎新、宿營、系烤、之夜、運動會、系卡（D系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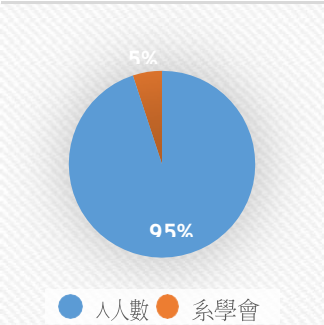
D 系系學會與學生人數比

E系：今年學生人數約239人，參與系學會的人數約8人，而每年主要舉辦的活動　有制服日、畢業餐會、系烤、桌遊、耶誕晚會、E系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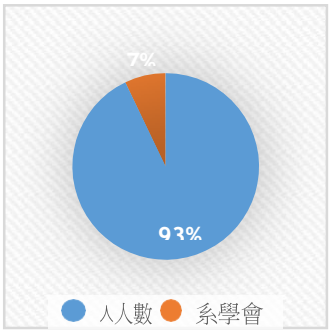
E 系系學會與學生人數比

F 系：今年學生人數約 197 人，參與系學會的人數約 10 人，而每年主要舉辦的活動有迎新、制服日&歌唱活動、院盃（聯合歌唱比賽）、歲末晚會、之夜、桌遊大賽、系遊、講座。



F 系系學會與學生人數比

G系：今年學生人數約785人，參與系學會的人數約56人，而每年主要舉辦的活動　上學期有新生茶會、西瓜大賽、大胃王比賽、制服日&金頭腦、密室逃脫、耶誕舞會和學術講座與校外參訪 ；下學期則是有之夜、系烤、系卡、系野餐、畢業季活動和G 系營，比較特別的是宿營是由其他組織舉辦。



G 系系學會與學生人數比

六、研究發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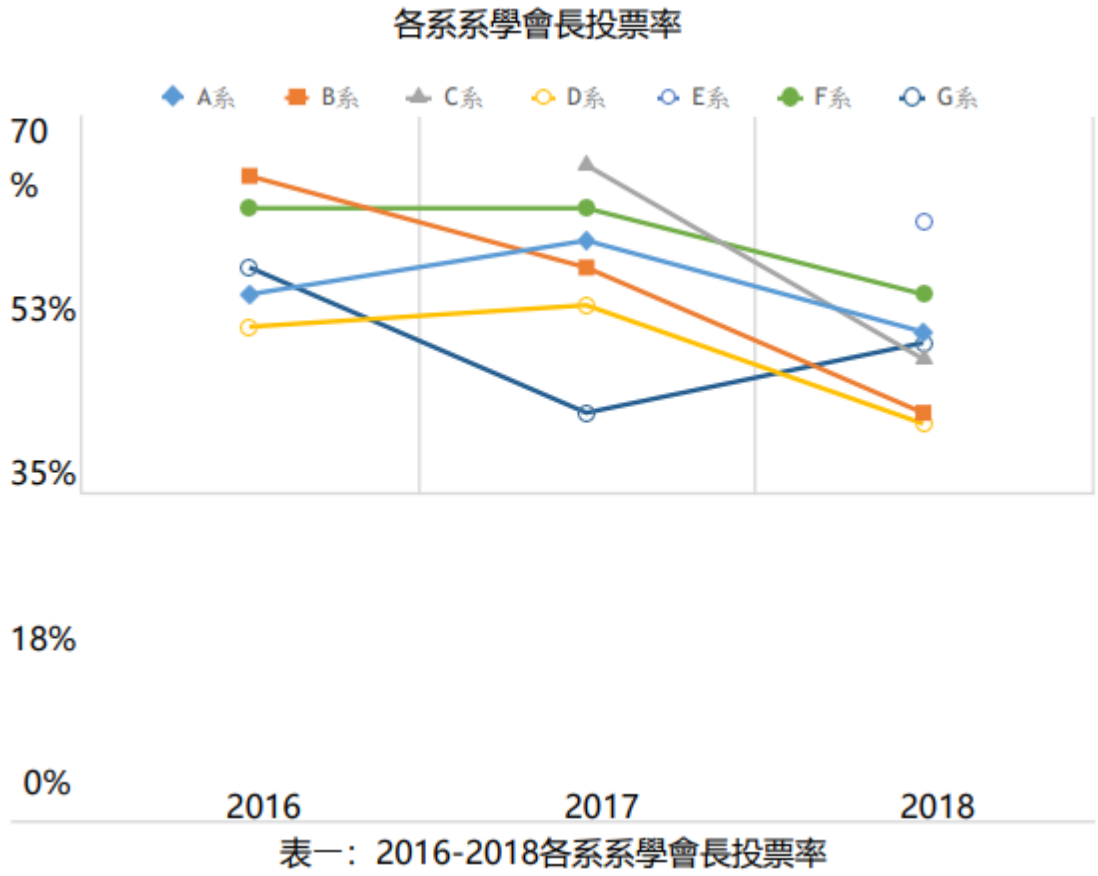
（一）投票率

本組依近三年（2016 年~2018 年）的學生會正副會長選舉、學生會學生議員選舉、各系學會（除統計學系、通訊工程學系）正副會長選舉的投票率來進行分析：

從學生會近三年的投票率的可以發現，學生會正副會長的投票率並沒有呈現持續下降的趨勢，但投票率從 2016 年的 25%到 2017 年明顯的下降到只剩 9%，2018 年時些　微回升至 11% 。而從學生議員的選舉可知，最高投票率也有顯著的降低（42%、17%），但我們推斷可能為 2018 年時法律學院議員從缺有關，因為 2016~2017　年的最高投票率都出現在法律學院，而最低投票率則是平均徘徊在 5%以下。

從各系學會正副會長選舉的投票率可知，從法律系、企管系、公行系的人數基數相較於其他系是比較大的，而他們於 2016、2017 年的投票率皆高於 30%，投票率會　比較少出現很明顯的下降，但從各系投票門檻界定的變化，可以發現投票門檻會影響投票率的高低。從社學系和中文系來看，兩系在 2016 年時投票率皆超過一半，但中文　系於 2018 年時投票率下降了約 15%，社學系的投票率比起前兩年更是急遽下降，從投　票率過半的狀態掉到未達投票門檻，而中文系和社學系的人數基數相對是比較小的， 因此投票率的穩定性也較低。

從上述的投票率現象可知投票率並不是呈現「持續」下降的趨勢，但整體的投票率相較於之前是有下降的，而人數基數也會造成投票率降低程度的多寡，投票門檻的降低也會影響投票率下降的可能。



表一：2016-2018各系系學會長投票率

（二）系學會費和學生會費的繳交意願

D 系受訪者：

金額太大可能會影響繳交意願（每年繳系學會費的人也越來越少）……我覺得塑造融洽的環境，茶會、宿營，讓他們願意繼續參加活動才會讓大家的繳交系費意願變高，學長姐的話語權也很大，推薦和不推薦會影響。

學生會受訪者：

我覺得很相信網路言論的人就蠻容易相信的，像是大一的時候就會有認識的學長姐叫我不要繳什麼，可是我覺得要不要繳甚麼每個人應該都要有自己的判斷，就像這次演唱會出不來，我相信很多人不明白為甚麼演唱會出不來，但我們很糾結的是真的收不到錢，而大家就說不要繳學生會費，學生會沒有在做事情，而這是一件矛盾的事，如果不繳錢就沒辦法做事，沒做事就說不要繳錢，這就像是一個輪迴吧。

從訪談內容可以發現各系系學會費和學生會費的繳交意願普遍逐年降低，從社群網路上的文章和學長姊的經驗分享的因素都會影響到學生是否決定繳交系學會費和學生會費，而從 D 系受訪者「大三這屆有特別講過不可以跟學弟妹說不繳系費也沒有關係，所以稍微多一點。」可知受訪者普遍認為學長姐的經驗分享占較大的影響力，部分受訪者認為這些因素都會造成學生有先入為主的觀念，進而影響到學生對於系學會和學生會的觀感不佳，其次 F 系受訪者提到「覺得付出去這麼多卻得不到等值的回饋」，認為系學會費的金額太過於龐大影響到繳交意願，也會因為繳交系費對於活動參與的品質和次數得不到等值的回饋，和對於這些金錢有無被妥善利用存在著質疑，藉此推斷繳交系學會費和學生會費是比較不符合效益的；系學會和學生會也會因為收到的費用減少，導致舉辦活動的品質降低，因為活動品質的降低在下一屆就會有更多人不繳費用，形成一種惡性循環。

在另一方面，隨著校園民主化的盛行，傳統的威權化校園已漸漸消失，校園漸漸開放，社團、學生自治近年來在各校都越來越活躍，許多人在高中時期即有豐富的社團、學生自治的經驗，對於系學會所能做之事、系費流向比較有概念。以往學長姐制的威權在現今也有相當大的轉變，學生不再相信學長姐體制的權威，認為學長姐的話和意見不再是絕對的，也比較有勇氣和學長姐持有相反的立場和意見，而學長姐也會去反思和檢討學弟妹之間的權力關係，可能會更著重於雙方的溝通過程，而非用學長姊的威權去強迫學弟妹繳交系學會費和學生會費，相較於以往個人更具有主體性。

（三）學生活動參與率

學生活動的參與率大致上可分為下列幾點討論：

（1）活動性質、品質和項目

D 系受訪者：

玩樂性質居多，講座不好吸引人（人越來越少），參與度要看講者吸不吸引人。

G 系受訪者：

覺得聯歡性質的活動會比較多，那學術講座的部分(學習性質)我們那屆是　維持在一學期兩次(固定)。

在系學會上，G 系受訪者提到「聯歡性質的活動會比較多」，而其他參與者和系學會成員普遍認為娛樂性質的活動比例是比較多的，而學術性質的活動相對較少，但學生會在規劃活動上，娛樂性質和活動性質的比例偏向平均分配，活動品質的優劣也會影響學生下一次是否想再參加的意願。

D 系受訪者：宿營從自己參加到現在，有越來越少參加的趨勢。

G 系受訪者：

因為活動參與度其實一直以來都有在下降，像是我們系學會的正副會長是很難產的，那從這件事情可以看出學生參與學生自治的動力很低迷。

在學生活動參與度上，各系學會與學生會在娛樂性質活動的參與率都較學術性質來的高，D 系受訪者提到「宿營從自己參加到現在，有越來越少參加的趨勢」，而其他系的受訪者也均有此看法，因此可知從各項活動的參與度來看，每個系例行舉辦的活動像是宿營、之夜、制服日等，人數在近幾年來都有下降的趨勢，但還是會有些微的波動。

（2）學生性質

B 系受訪者：

以參與者來說第一個可能是有沒有認識的人一起去參加，第二個可能是活動有沒有吸引力……第三個可能是時間安排會影響到。

D 系受訪者：

逐年遞減（大一>大二>大三>大四）大二可能是因為參加過了，會有自己的朋友圈，大三會有自己的實習，大四更多事情要忙，不參加活動的原因可能有：真的沒空、要實習、打工、上班、躲在家裡。

從學生的年級來看活動參與率，E 系受訪者提到「參與率隨著年級越高，人數遞減」，其他受訪者也有此說法，大一和大二的學生活動參與率是高於大三和大四的學生，因為每年系學會的活動類型和項目大致上並不會變動太大，而活動的主要客群也都設定在大一、大二的學生，而學生在大一、大二時參與過活動後，大三、大四時也不會想再參加，因為有許多個人的因素和規劃，例如有實習、規劃和探索自己的未來、準備考試等，A 系受訪者提到「因打校網、通勤、報告，不想每天弄到很晚」，可知通勤的學生在活動參與的意願上也會比較低；在學生會舉辦的學術活動中也會因為不同的系所而有不同的參與度，在所學專業與公共政策及社會互動關係相關較高的系所，學生參與度也會比較高。

以學生參與活動的選擇動機來說，主要是依照自己的興趣、活動的吸引力和同儕關係來決定是否參加活動，而受訪者都認為同儕關係和人情壓力占最主要的因素，例如 B 系受訪者提到「因為系學會的正副會長是他的朋友，就像是因為某某是他的朋友所以他會想來幫忙。」，若沒有朋友一起參加活動，則就不會想去參加，而舉辦者通常也會拉自己的朋友來參加自己舉辦的活動，而這些人就會會因為人情壓力參加，而其他因素包含打工、社團、球隊、時間等，學生往往會視與自己較相關的活動為優先的選擇。

從上述的分析可知現今學生的價值觀趨勢和想法，從以往的集體主義慢慢地轉變為個人主義，學生更重視自己的生涯規劃和發展，在以前學生們會想要有歸屬感，講求團結、以團體為首要的考量，這種團體性的認同感在當代變得相對較不重要，並演變成現在的生我追求和生我實踐，個人的主體性大於團體，這樣的轉變也間接地造成學生活動的參與率呈現下降的趨勢。

（三）台北大學學生會、系學會的功能性和結構性變遷

（1） 學會的成員關係、結構和選舉：人際關係作用和成員組成

H 學會受訪者：

我參加系學會兩屆了。我覺得上一屆的凝聚力比較強，有可能是因為他們領導能力好或者是因為比較團結，會讓我想繼續在系學會當幹部。但是現在的部門之間沒有很緊密的關係，都是各自做自己部門的事。

G 學會受訪者：

如果是討論部與部之間的連結性，在我們這屆是公關、活動和行銷之間的連結性會比較強，學術股和出版股就會比較獨立。

學會一般來說分成數個部門並由會長領導。從樣本中得出的結果來看，普遍每個系學會成員之間的相處融洽，一些部門則比較關係緊密。當中人數比較多的系學會分工會比較明顯，有時也會出現部門之間彼此獨立的情況。

E 學會受訪者：

二下期末的時候，因為人情壓力才加入系學會。我們的系學會主要擔任幹部期間是大三，大部分都是會長找跟自己比較好的人擔任幹部。

B 學會受訪者：

從某個方面來說，參加系學會可以和某些人的感情變好，另外，有些人會認為參加系學會就可以變成系上比較核心的角色。

大部分的受訪者都是在學長姐的力邀之下而加入系學會，或者因為想擴大自己的交友圈而選擇加入。因此，我們可以發現人際關係和生我能力提升事學生選擇加入自治組織的主要原因。

D 學會受訪者：

系學會成員人數大約在大一升大二的時候會退掉兩位成員，但最近退比較多，原因可能是因為系學會在招工說明會時的時候，所呈現出來的系學會形象不符合學弟妹原本的想像。

但是新生在一年之後未必會繼續留在系學會裏，因為各種原因（如大一在系學會中的地位不是處於核心、想結交更多其他類型的朋友或是從事其他課外活動等等） 希望轉換重心去嘗試加入不同的組織體驗其他活動，導致升上大二時還留在系學會內工作的成員有所減少。

A 學會受訪者：

會出來選系學會會長的原因是因為上一屆對他很好（那時候的風聲是沒有人要當，如果沒有人出來選不是倒社就是上一屆會長繼續當）一半被拱一半自己出來。而我們自己這屆有一組候選人，而且這幾年候選人都只有自己一組出來選。以會長來說，許多學會的會長是被別人推薦而擔任的，主動跳出來要擔任會長的人極少，即使是競爭票選也通常不會激烈，加上系學會裏本來人數就不多，候補人數不多，對其他學生來說會長候選人的選擇也少。

H 學會受訪者：

上一屆有 77 位成員，這一屆只有四十多人。系學會招工面試不會篩掉很多人。

也有受訪者反映了關於學會的成員增減問題。整體來說參與學會的人數出現了下降的情況。不過對非系學會的學生來說，他們認為系學會成員的加減並沒有產生甚麼影響，他們也沒有特別關注系學會的具體運作，也表現出對系學會所舉辦的活動興趣缺缺。人員的多寡會也影響到他們所舉辦的活動的規模。

H 學會受訪者：

（成員之間）關係很好，但是成員關係好也不一定是好的影響，會影響做事效率以及決策方向。

有受訪者表示成員之間關係太好會影響到學會的公務決策，因為大家太顧慮彼此的關係。

（2）學生對於系學會及學生會的參與意願和關注度：加入人數變化不大，積極性低

B 學會受訪者：

剛開始大家都會很熱情，但是之後就會不了了之(各做各事)，然後帶的人(正　副會長)到後來也就比較不會想帶領整個團隊，整體積極度較為低落，因此也比較沒有成就感。

我們發現學生們對於系學會的參加意願並不高。以往系學會和學生會以學生自治組織著稱，但是研究和訪談中發現學生們對於自治組織的參與傾向不大，原因是有可能是學生對於參加社團及其他組織等活動的傾向較大，比起加入系學會參與自治，他們更樂意去尋找和結交和自己有相同愛好的人，希望加入同值性較高的團體，同時他們也覺得能進行自己愛好的活動比在系學會裏工作比較有樂趣。

D 學會受訪者：

每年繳系學會費的人也越來越少，大一時我們這屆繳的人數超過一半，到了大二時當屆的大一變少，大三時多一點，大四超少。不太會影響到系上辦活動的問題，還是都會辦，只是預算會比較拮据……他們後來有祭出系費打折的折扣希望多吸

引一點人參加，系費原本 3850，若參加宿營則會便宜 1000 元，這個說法在我那屆有成功，但今年繳系費的人真的很少。

從繳交系費的情況來看，系學會近幾年來面臨著收入款項每況愈下的窘境。假若資金減少，就會影響到辦活動的品質，連帶的又會影響系學會帶給學生的感覺，因此陷入惡性循環。一般來說，沒有參加系學會的學生通常比較關心系上辦的學術講座， 也就是依生身需求和興趣去選擇活動。系學會的幹部表示，積極性是學生組織常常遇到的困境，也因此學習如何面對各式各樣的人際關係，也是他們待在系學會的一大收穫。

（3）學會舉辦活動的情況：期待具學術性、學系特色活動和經費不足的問題

B 學會受訪者：

（學會的活動）娛樂性質（居多），因為我覺得如果我們都辦這一些比較嚴肅的活動的話，參與率應該不會太高

F 學生受訪者：

大家都覺得過好自己的生活就好了。朋友說高中的時候就玩過了，而且大學的活動不夠好玩，參加的人也不多所以更想着重在課業上。

系學會常常會舉辦各種娛樂活動。娛樂類型的活動所吸引到的學生很有限，而且這類活動的參與度從每年的情況來看有輕微下降的趨勢，學生表示他們在大學之前就體驗過類似的活動，目前由學生舉辦的娛樂類活動吸引力下降。

F 學會受訪者：

我認為大家不參加的原因是因為，系上的人際關係都是比較小圈圈、小圈圈的樣子，比較沒有一個核心（所謂的系核）來集結所有人，然後好像大家都不太熟，所以如果和系學會的人不熟就不太會想來參加。

系上人際關係的分布也會帶給活動參與率很大的影響，我們的受訪者大多都表示參加活動的與否，跟自己的朋友圈有沒有參加有很大的關係。

F 學系受訪者：

我建議他們（系學會成員）拉贊助，然後去請校外的教授來，雖然講座的數量會減少但是品質會上升。所以後來多請了校外的老師，讓大家比較喜歡這些系學會的活動。負面來說，康樂的活動大多都按照傳統來，但我覺得也不用一成不變，應該要多想想活動的意義和是否達到了讓學生互相認識的目的…我們也希望可以帶回有特色的活動。

針對此情況有學會的成員表示除了娛樂性活動以外，也應該花更多心力、舉辦品質更高的學術性的活動（如講座），這也顯示學會愈來愈重視學術性活動的重要性， 希望能藉此吸引對此類活動有興趣的學生多參加系學會活動。

活動的品質會影響學生繳交系費的意願，此外，學生也表示各系學會應該也塑造一個與學科專業有關的形象，因此應舉辦更多和學系專業相關性高的活動，來營造系學會的學系特色，增強學生對於生身學系的認同感，同時也能提高系學會活動的魅力。

B 學會受訪者：

（參與率）幾乎所有活動都是下降的，……，基本上我能夠篤定的是減少人數都是大一大二，因為學會活動一直以來都是以大一大二的學生為主要的參加者。

一個比較明顯的情況是大一和大二比較會參加學會辦的活動，但是大三和大四的參與度明顯地降低，各系受訪者皆有提到有兩個原因：大三、大四後會花更多時間在個人生涯發展（準備研究所、實習、讀書等……）、活動每年大同小異對參加過的人來說已經沒有充分的吸引力，所以系學會也以大一和大二學生為目標對象舉辦活動。所以系學會需要面對的問題是如何打破已經固化的活動，帶動學會的成員更積極地在這方面作出改變，吸引學生參加學會活動，同時也可以減緩經費緊張的情況。

（4） 學會成員和一般學生對學會的反應：自治組織的轉變

B 學會受訪者：

看到系學會要倒（沒人接任）或是遇到什麼麻煩的時候，又會覺得好像還是得有一個組織出來聯絡大家的感情，只是辦的人可能會很累，因為大家可能會沒有很想理他（得不到回饋、向心力低落），但是又不能失去。

D 學會受訪者：

對不參加活動的人來說，系學會可能是可有可無的存在。

學生會和系學會是大學最基層學生自治團體，即是大學生學習自治組織運作最重要的場所，但是根據我們的訪談結果，不管是否為系學會的成員，對於系學會的組織運作的積極性均偏低。在高中也漸漸開放、民主化的進程中，當代學生相較過去而言， 在高中階段即有過更多的學生自治經驗或舉辦活動相關經驗，在大學階段體驗自治組織運作、累積相關經驗的需求也就隨之下降。但相較之下，現在的學生更傾向找尋志趣相同的朋友，擴展興趣相同的社交圈需求相較高。也可以看到系學會存在新生期待加入學會後能學習到的東西，跟實際加入後的工作環境有落差而感到失望。

系學會作為「自治組織」的角色在近年被忽略，系學會開始變得形式化，轉變成一個各系學生們舉辦大同小異的聯誼、娛樂性質活動的組織，因而舉辦更多人參加活動成為了當今系學會最重要的任務，使得學生自治、保障學生權利的角色更難實現。

G 學會受訪者：

當系學會放了過多的心力在舉辦康樂性質活動的時候，可能會忽略了系學會原本該有的責任，因為系學會……其實還有學生自治的性質，那現在的系學會就比較缺乏或無暇去思考這個部分，會先顧慮系上學生的興趣……從系辦的角度來看，系學會蠻像一個行政單位……我們也要去蒐集一些學生意見給系辦， 這樣就等於是一個橋樑的作用，那這個部份我認為就是學生自治的精神所在。

H 學會受訪者：

（學會的存在是）為了搭建一個學生和學校之間的溝通橋樑，關心學生的議題，向學校反饋學生們的意見、對話，促進學生們的自治意識。

部分系學會受訪者也表示他們認為系學會和學生們的自治意識不高導致系學會的角色身份的轉變，然而學生們卻沒有明確意識到學生自治的角色正在消失，學生們只覺得系學會是一個辦活動的角色。而對於系學會內部的運作來說，人脈對系學會成員的影響甚大，成員的組成受制於人際關係是否親密、減低了其他學生參與的意願和會議上的各種決策的方向，失去了原本學生自治的用意。

七、結論

為了更進一步了解研究問題，本組利用訪談的資料做質化分析和查找文獻相關概念和脈絡背景來探討學生在校園中活動參與率變化的問題，並將研究發現分為兩大脈絡來分析，其一是了解在學生自治組織與學生社團的參與人數以及自治活動與康樂性活動參與人數日漸減少的情況下，探討其活動參與率變化現象背後的可能變因，其二是透過訪談過程中得到的資訊，更深入地去探討學生會和系學會在功能性和結構性上的轉變。

從研究中我們可以發現，活動品質的好壞不僅會影響學生下一次的參與意願，背後還會牽連到系學會或學生會在後來收取系費或會費的狀況，而所收取到的資金多寡、之後辦的活動品質、學生參與完的評價皆是環環相扣的，就如文獻中提到「學生對於學生會的滿意度在繳納學生會費有正向的影響，那麼學校及學生會就可以向學生收集意見來改正活動品質，即能提升學生繳交學生會費的意願，而學生會的收入增加，就可以運用此資金來舉辦更優質的活動和推動更佳的政策，那學生的活動參與度也會因此加以提升」（宋筧欽，2017）。再者，有部分學生在參與活動過後會在其社群或討論版上分享生身經驗，這在文獻中以網路言論的方式呈現「網路使用的特性使得學生會、系學會等內部資訊容易被傳播，使得新生或是非內部團體的人接收到負面訊息」（謝紫菱，2016），無論是參與活動的好壞抑或是系會費繳交與否都會使人有先入為主的想法，尤其近年來大學生對於高額的系會費與其確切流向大多秉持著存疑的態度，使得無論是系學會或是學生會都逐漸收不到一定額度的資金費用，入不敷出，但是這種現象在過去是少見的，因為在過去普遍存在學長姐的威權體制，不過如今無論是校園抑或是學長姊的威權化都在漸漸瓦解，活動的參與以及系會費的繳交更有個人生主的意味；再加上近年來價值觀的轉變，學生們開始會思考攸關個人利益的相關問題，這也會反映在系會費的繳交以及活動的參與上，一方面是費用的繳交與預期效益是否平衡，另一方面則是考量活動參與對生身未來的生涯規劃是否有實質的幫助。最後，再以

台北大學自身的特殊性來輔以解釋：從文獻回顧中可以看到，由於台北大學在遷移至新校舍後師生與學校之間難以達成共識與認同感，再加上活動場域的硬體設施不足以及資源上的缺乏，可能導致學生對社團活動、自治活動的參與意願下降。基於上述種種，如文獻中所提到經費和空間對於活動品質與學生參與的影響（林合懋、林昭雄，2011），活動參與的逐漸下降以及系會費收取的不足並非只因單一因素，興許還有環境因素下所造成的通勤問題等，是許多面向所累積下來的結果。

從訪談內容中同樣可以發現，不僅娛樂性質的活動辦得比學術性質的來得多一些，參與娛樂性質活動的學生同樣也比較多，其中以大一和大二的學生參與程度最為熱烈，而背後的動機以人際關係為大，但是這種關係往往容易發展成人情壓力，呼應文獻中「認識朋友為學生參與社團的最主要原因，卻也最容易受到個體阻礙影響而個人偏好與課業壓力則為阻卻學生參與社團的主因」（林瑞良，2014）；那麼那些不太參與活　動的人去哪了呢?部分的人多數是倚重在大學課業、校外實習、課外社團、家教打工等其他活動面向，而文獻中與訪談內容同樣都得到「學生對校園公共事務愈來愈漠不關心」（李旭志，2013）也是部分原因之一，而另一部分的人則是礙於通勤上的限制，由於台北大學三峽校區恰好位於桃園與大台北之間的交會處，且新校舍的宿舍床位不足以平衡學生需求，因此也不難了解台北大學的學生在課後參與活動的意願因何而低落。

關於近三年來的學生會、學生議會以及系學會正副會長的選舉投票狀況，整體上來說比起 2016 年，2017 年以及 2018 年的確有投票率下降的趨勢，更甚至有多次補選的　情況，而訪談內容中更是發現到，系學會正副會長選舉從以前原本的兩方競爭到如今的學長姐拜託學弟妹推派一組出來競選的狀況；而影響投票率的主要因素有二：該系之人數基數大小以及所規定之投票率門檻高低，人數基數小可以很容易地反應出極端的高投票率或低投票率，反之，人數基數大則是可以維持穩定的投票率，而高的投票率門檻則是可能造成多次補選，低的投票率門檻則是會導致系上投票狀況的低落，有文獻因此針對學生會提出「面對校內時

卻總是收不到會費、超過門檻一點點的投票率，而制度內的學生自治組織能否實質上代表全體學生」（易俊宏，2013）的疑惑。

從另一個脈絡來看，本組進一步探討學生會和系學會在功能性和結構性上的轉變， 透過研究訪談中我們會發現每個系學會部門之間的關係比較疏鬆，部門與部門關係並不是很緊密，有時會出現向心力過低的情況，尤其是分工明確且人數中多的學會部門會各生行事（例：學生會、法律系系學會），其中也有受訪者提出了關於學會的成員增減問題影響了學會的結構，但從未參與系學會學生認為學會成員的結構改變對他們沒有產生甚麼影響，更不會因為學會的規模大小而影響他們的參與意願。

而學生會與系學會的功能性變遷我們可從文獻資料得知其主要原因可能是學生自治已經完全民主化，不會再有突破性政見、資訊傳達快速和公共參與關係的短缺迫使其必須做出轉型（施漢陽，2016），甚至迫使自治組織走向社團化，人們不再任為這類組織不再是唯一可以使自己達到目的性的存在，研究中分析中我們發現因為大學生個人主義的興盛，學生對於參加社團及其他活動的傾向較大，比起加入學會更樂意去尋找和結交和自己有相同愛好的人，交友圈子的同質性比較高，同時他們也覺得能進行自己愛好的活動而非在學會裏工作比較有樂趣，例如：打工、校外營隊和活動，而在此次的研究訪談中我們也發現普遍的系學會都認為學校不是主要可以幫助該學會的動力，文獻也提到學校所提供的資源也是非常中要的一環，大學的輔導單位如果沒有好好的跟學生會等組織做連結，很容易去限制組織的權力，導致他們在自治方面無法有更多的突破（吳律德，2015）。

最後，本組認為此次的質化訪談研究中可以發現，統整的資料中活動參與率的變化的確有普遍的降低，而系費的收取率下降也是普遍正在面臨的問題，另外，當今校園中學生自治組織的轉變和問題是既定的事實，然而，本校台北大學學生會以及各系的系學會在訪談中也可發現，大家對於系學會和學生會在學生自治上的投入與實踐的現況不如從前，但仍採積極的態度，而有鑑於外界對於他們的評

價和他們生我體認到的不足，本組展望他們能透過反思和接收他人的回饋後讓其學會在校園中扮演的角色不在局限於當今的窘境。（陳磬揚、蔡亦凡，2015）

八、研究限制

本組在尋找相關大學生活動參與的相關文獻時，能找到關於學生活動參與率的論文很少，算是比較發現型的研究。也由於時間問題我們無法預先在訪綱內編入關於學生自治活動的問題，大部分的訪談內容只有圍繞在詢問康樂性質的活動參與。而在尋找訪談者方面，有幾位受訪者不願意單獨受訪，所以本組進行了預料外的團體訪問， 場面較難控制。另外，由於有一些系會的職位權責分配不清，在我們準備了兩個版本的訪綱（參與活動者與系學會主要成員）的情況下，有一些受訪者會無法二分地歸類用哪個訪綱進行訪談。

九、參考文獻

許育典、朱朝煌，2003，《學術生由、大學法制與學生自治》。學生事務與社團輔導(林至善(主編))

吳律德，2015，《我國大學學生自治與政治社會化之研究—以四所大學為例》。台東：台東大學公共與文化事務學系區域政策與發展研究碩士論文

張以牧，2011，《強人威權體制下的青年組訓： 以中國青年反共救國團為中心的探討(1952-1959)》。台北：政治大學台灣史研究所碩士論文

李侑珊，2015，《陸生爭當幹部，歷練寶島式民主》。中時電子報

王明賜，2013，《大學學生自治組織選舉與學生參與之研究-以逢甲大學為例》。台中：逢甲大學公共政策研究所碩士論文。

林家範，2018，《大學生公共參與經驗與學生權利意識關係之研究——以北區大學校院為例》。台北：國立臺灣師範大學博士論文。

劉典倡，2010，《大學學生自治組織之研究》。台中：逢甲大學公共政策研究所碩士論文。

孫建文，2008，《大學生公民參與態度與行為之研究》。高雄：國立高雄師範大學成人教育研究所碩士論文。

李泰翰 ，2014，《中國青年反共救國團的動員與組訓(1953-1960) —以寒暑假青年訓練活動為中心》。台北：國立台灣師範大學歷史學系博士論文。

陳耀宏、蔡禎雄，1993，《中國青年反共救國團全國性動態青年活動之歷史變遷》。體育學報 15 期 P27 - 45

施漢陽，2016，評論《突破學生自治困境，讓師生「有感」》

謝紫菱，2016，期刊《大學生網路言論的界線：以美國校園言論生由案例分析為例》

易俊宏，2013，《『形式民主實境遊戲』學生自治的反省、突破與重建研討會論文集》。台北：師範大學學生會（p.498-500）

陳磬揚、蔡亦凡，2015，《所費不「知」——系學會費的現況與想像》。公民新聞

侯勤貞，2012，《大學改制與遷校對教職員工組織承諾影響之研究—以國立臺北大學為例》。台北：銘傳大學公共事務學系碩士在職專班

黃玉，2013，《從環境中增進學生事務功能論學校環境與學生發展》。期刊文教新潮（p.1-11）

宋筧欽，2017，《繳納學生會會費的認知與滿意度之研究-以嶺東科技大學為例》。台中：嶺東科技大學國際企業系碩士在職專班碩士論文。

楊芬茹，2011，《大學生參與學生自治組織經驗及其對心理社會發展影響之探究—以某國立大學學生會為例》。

周富美，2003，《大學學生宿舍環境觀察、評估與設計—以致理技術學院為例》。致理學報，17，159-182。

陳淑瓊，2007，《大學生居住類型、重要課外校園經驗與心理社會發展之比較研究—以公立大學大三學生為例》。台灣高等教育研究電子報，15。

十、附件

訪談基本資訊／受訪者	性別	所屬系所	年級（年齡）	系學會/學生會中擔任之職位	參與系學會/學生會者擔任其他學生團體之幹部經驗	非系學會/學生會者個人參與的其他活動	受訪地點	受訪時數
1	男	A	四年級（22）	學生會學權部部長	--		商院B107	1hr
2	女	A	三年級（21）	系學會會長	學生會會長		公院研討室	1hr
3	女	A	四年級（21）	系學會活動股股長	竹友會活動幹部		社會學系閱覽室	55min
4	女	A	四年級（21）			社團、志工隊、師培、校網	社會學系閱覽室	40min
5	女	B	四年級（21）	系學會網宣（美宣）	系隊		社會學系閱覽室	40min
6	男	B	四年級（21）	系學會學權部部長	系隊		社會學系閱覽室	45min
7	女	B	四年級（21）			社團、系隊球經、打工	社會學系閱覽室	30min
8	女	C	三年級	系學會副會長	系隊球經		社會學系閱覽室	50min
9	男	C	四年級	系學會會長	北大電台幹部		社會學系閱覽室	35min
10	女	C	四年級			社團、打工、補習	社會學系閱覽室	40min
11	女	D	三年級（20）	學生會活動部部長	--		商院B107	40min
12	男	D	三年級（20）	系學會活動部部長	系隊		公院研討室	45min

13	男	D	四年級（22）	系學會活動部部長	--		公院202	1hr
14	女	D	四年級（21）			社團、學生會	圖書館討論室	35min
15	女	E	四年級（22）	系學會文書長	學生會財務幹部、球經		公院202	55min
16	女	E	四年級（21）	系學會秘書長	系隊		圖書館討論室	45min
17	女	E	三年級（20）			雄友會、系隊	公院202	55min

（二）訪綱

（1） 參與過系學會訪綱：

個人資訊

-訪談開始前我們想先詢問一些您的個人資訊，請問您的系級是？年齡？

-請問您在系學會中擔任的職位是？工作內容大概有哪些呢？

-請問您是什麼時候、怎麼加入系學會的呢？

-請問你們系上，系學會的成員大概有多少人？

-系學會歷年大概會舉辦哪些活動呢？

-除了系學會之外，您還有參加其他團體嗎？（例如：社團、系隊），你在系學會和其 他團體這兩者間，比重大概是如何分配的？

個人經驗

-在系學會中，幹部們的相處、以及活動的運作狀態如何？

-在系學會中，幹部（成員）的人數變遷狀況如何？

-這樣的情形會不會影響到學生的參與度？如何影響？有沒有實際例子？

-在你們舉辦的活動中，有沒有遇到歷年來參與人數逐漸下降的問題？

-什麼活動參與人數最多、什麼活動有人數瀕危甚至辦不成的問題？為什麼？

-系學會的活動，甚麼性質居多？例如：娛樂性質、學習性質，你覺得這樣安排的好處和壞處是？參與度會不會有所不同？

-你覺得影響到你們系上同學參加或不參加活動的原因是什麼？（從兩面向觀察：參與者角度、系學會舉辦人角度）

-不同年級的活動參與度有不同嗎？是甚麼因素會造成這種情形？

-你覺得為什麼需要有系學會的存在呢？（從兩面向觀察：參與者角度、系學會舉辦人　　角度）

-請問你們系學會中上下屆的關係如何？如果關係緊密/不緊密，有沒有造成什麼影響？

-請問你們系學會每屆候選人的登記情況如何？（踴躍、沒人要做被推派）

-你覺得系學會有沒有什麼特別好或你特別想改善的地方（優缺點）

態度/評價

-你對系學會的整體評價？（例如：系學會辦活動的積極性和活動的品質）

我們在社群軟體 FB、Dcard 上經常看到一些關於活動參與的言論（需要多講一些例子　　說明），我們想問問看你有沒有看過類似的文章、它對你在參與活動上的態度有什麼影響嗎？SimSun

-你生已願意推薦學弟妹參加系上活動嗎？

-你願意推薦學弟妹加入系學會嗎？為什麼？

-對於我們今天的訪問內容，你有沒有什麼想說或想補充的呢？

(3)　未參加過系學會：

個人資訊

-訪談開始前我們想先詢問一些您的個人資訊，請問您的系級是？年齡？

-請問您是否參與過系學會的活動？（是-回答第 3、4 題）（否-跳答第 4 題）

-您參加過哪些系學會的活動呢？為什麼選擇參加這些活動？

-除了生已系上活動外，你有參加過學校中其他的團體或活動嗎？例如：社團、系隊。

（2 是、4 是-個人經驗 A）（2 是、4 否-個人經驗 C）（2 否、4 是-個人經驗 B）（2 否、4　否-個人經驗 D）

個人經驗

A

（系上活動 Y、其他團體 Y）

-剛剛有提到，你參加過（活動）有沒有哪幾個讓你印象最深刻？

-那時的活動，系上參加人數情況如何?

-您現在還有了解/參與這些活動嗎?為什麼？

-現在這些活動的參與度和那時候比較起來有變化嗎?

-你所了解到的其他系上活動，大概是甚麼性質居多?（康樂性質、學習性質）

-系學會的活動你幾乎都會參加嗎？影響你參不參加的原因大概有哪些呢？

-你參與系學會和（其他團體名稱）的比重大概是怎麼分配？為什麼？

-你覺得系上活動和你參與的（其他團體名稱）各有什麼優缺點？

-我們在社群軟體 FB、Dcard 上經常看到一些關於活動參與的言論（需要多講一些例子　說明），我們想問問看你有沒有看過類似的文章、它對你在參與活動上的態度有什麼影響嗎？

B

（系上活動 N、其他團體 Y）

-上面有提到，你沒有參加系上活動，但你有參加（其他團體名稱），我們想問問看，　是什麼原因讓你偏好參加後者的活動呢？

-如果不參加系學會舉辦的活動，對你有什麼特別的影響嗎？

-你覺得系上活動和你參與的（其他團體名稱）各有什麼優缺點？

-我們在社群軟體 FB、Dcard 上經常看到一些關於活動參與的言論（需要多講一些例子　說明），我們想問問看你有沒有看過類似的文章、它對你在參與活動上的態度有什麼影響嗎？

C

（系上活動 Y、其他團體 N）

-剛剛有提到，你參加過（活動）有沒有哪幾個讓你印象最深刻？

-那時的活動，系上參加人數情況如何?

-您現在還有了解/參與這些活動嗎?為什麼？

-現在這些活動的參與度和那時候比較有變化嗎?

-你所了解到的其他系上活動，大概是甚麼性質居多?（康樂性質、學習性質）

-系學會的活動你幾乎都會參加嗎？影響你參不參加的原因大概有哪些呢？

-是什麼原因讓你選擇參與系學會活動但不參與其他團體？

-你覺得系上活動和你參與的其他團體各有什麼優缺點？

-我們在社群軟體 FB、Dcard 上經常看到一些關於活動參與的言論（需要多講一些例子　說明），我們想問問看你有沒有看過類似的文章、它對你在參與活動上的態度有什麼影響嗎？

D

（系上動 N、其他團體 N）

-上面有提到，你沒有參加系上活動，也沒參加其他團體，我們想問問看，你不參加活　　動是什麼原因呢？

-不參加活動對你有沒有實質性影響？

-別人在參加活動時你都利用那些時間做什麼呢？

-你覺得系學會辦活動有什麼優缺點？

-我們在社群軟體 FB、Dcard 上經常看到一些關於活動參與的言論（需要多講一些例子　說明），我們想問問看你有沒有看過類似的文章、它對你在參與活動上的態度有什麼影響嗎？

評價/態度

-你對系學會的整體評價？（例如：系學會辦活動的積極性和活動的品質

-你生已願意推薦學弟妹參加系上活動嗎？

-對於我們剛剛訪問的內容，你有沒有什麼想說或想補充的呢？